山东U20男足止步全运预选赛，谁之过？

三言两语

□ 王磊

近日，2017年天津全运会U20男足预选赛在江苏常州结束争夺，以山东鲁能梯队为班底的山东男足以2胜2负战绩提前被淘汰出局。这也是山东U20男足连续两届全运会无缘决赛圈。

看到这个消息后，很多山东球迷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：有着以青训著称的山东鲁能梯队做后盾，为何山东U20男足连全运会决赛圈都打不进去呢？是山东鲁能的青训不行了，还是另有其他原因？

事实上，连续两届全运会无缘决赛圈的成绩，对于此前曾经四次夺得全运会冠军的山东U20男足来说，的确有些说不过去。如果非要给山东U20男足小组出局找个客观理由的话，那么小组对手太强恐怕是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理由。

与山东U20男足分在一起的还有中国香港队、云南队、江苏队和浙江队。其中，在去年的全国U19联赛中，云南队曾经3：0击败过山东鲁能U19梯队；而江苏队则是以江苏苏宁的梯队为班底，也曾经战胜过山东鲁能梯队；以杭州绿城梯队为班底的浙江队更是夺冠热门，当红国脚张玉宁也在其中。

当我们分析对手时发现对手都十分强大，恰恰也说明了山东U20男足的弱小。

山东U20男足的组成，主要以山东鲁能97年龄段的梯队为主，并辅之以青岛中能梯队的9名小将。从纸面上看，这样的配置并不弱，陈蒲、刘力、田鑫已经进入马加特麾下，并在中超预备队联赛中有过出场记录，陈蒲还有过预备队的进球。

但事实上，97年龄段的山东鲁能梯队的实力都不强。在之前的潍坊杯中，他们甚至输给了比自己小两岁的中国国青队。在去年的U19联赛中，山东鲁能只拿到第5名。他们甚至0：2输给过青岛中能梯队。

青训体系完整的山东鲁能为何会在97年龄段出现“塌方”呢？

这一切还要从山东鲁能的巴西海外战略说起。

2014年初，山东鲁能开始巴西化战略，曾经拿到耐克杯亚军的山东鲁能97年龄段球员成为第一批前往巴西留学的球员。这批球员到了巴西之后采取“散养”方式，有的人去了圣保罗，有的人去了DB俱乐部。但是因为语言不通缺乏沟通，很多球员都陷入无球可踢的状态，在荒废了一年之后，这帮球员才回国，但是他们在能力上已经落后国内球员不少。

也正是考虑到97年龄段的孱弱，由范学伟、刘金东执掌的这支山东U20男足很早就开始备战。他们一起进行了全国U19联赛、潍坊杯等大大小小的各种比赛。今年春节过后，他们更是前往西班牙进行了海外拉练。此外，为了球队能够尽全力打好比赛，山东鲁能足球俱乐部高层多次现场督战。

只是，这些并不能帮助山东U20男足改变能力不足的现状。具体到这届全运会的预选赛中，山东U20男足也用场上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并不是一支强队。面对实力平平的中国香港队、云南队，山东U20男足仅拿到1：0的小胜。而面对江苏队、浙江队等实力出众的球队，山东U20男足则无一例外地败北。

止步于全运会预赛之后，山东U20男足的使命也宣告结束，而这帮97年龄段球员的命运或许也会随着出局发生变化。目前，仅有刘力、陈蒲、田鑫等少数几人能够进入山东鲁能的一线队或者预备队，而更多的人恐怕要面临无球可踢的尴尬。

“传神”而不“神话”，编剧申捷——

执笔《白鹿原》完成陈忠实心愿

直击看点

张嘉译 » 白嘉轩
秦海璐 » 仙草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

由刘进执导，张嘉译、何冰、秦海璐、刘佩琦、雷佳音等主演的电视剧《白鹿原》将于4月16日正式登陆江苏卫视，该剧以陕西关中平原上有“仁义村”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，讲述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之间恩怨纷争的故事。“一原一天地，一剧塑传奇”的内涵给该剧赋予更深刻的人性光芒。编剧申捷为了对这部50余万字的同名小说进行影视还原，曾随着剧组一起进驻陕西农村，与村民同吃同住，切身体验农家生活。除了在服装、化装、道具上贴近陕西生活，该剧对小说中的角色还原也很贴近原著。对此，编剧申捷表示，这是对陈忠实老师的尊重。

还原白鹿两家三代人的命运纠葛

陈忠实的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问世20多年来，先后被改编为秦腔、话剧、舞剧、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。电影版《白鹿原》曾掀起热议风暴，而相对于电影版，电视剧版《白鹿原》在篇幅和角色还原上更加丰满，作为陈忠实生前倾尽心血之作，电视剧版也是其最期待呈现原作的艺术形式，对于《白鹿原》的改编，陈忠实曾表示：“寄希望于电视剧”。

申捷此前多执笔的是现实情感题材的电视剧，曾参与编剧的《女人不哭》《你是我的生命》《鸡毛飞上天》等剧火遍荧屏。此次担当年代剧《白鹿原》的编剧，在叙事线索和人性展现上，更需要把控全局的能力。

在《白鹿原》里，白嘉轩是白鹿村的族长，但凡有重要的事情商议都会找到朱先生。朱先生每次都会给出正确意见。可以说，朱先生就是白鹿原的一个精神领袖。申捷透露，早年间，陈忠实先生曾向他提出，希望能在剧本上，为朱先生重重写下一笔，并表示，虽然很多读者觉得“朱先生”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玄妙人物，但电视剧中应“传神”而不“神话”，将“朱先生”作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去处理。编剧申捷在创作过程中完成了陈忠实先生的愿望，除了还原小说中的朱先生，剧中白鹿两家三代人的命运纠葛都将还原。

随剧组体验生活小炒加餐

《白鹿原》的筹拍可谓砥砺前行、精益求精。在拍摄的7个多月里，94位主演和400位幕后工作人员，以及总计达4万多人次的群众演员一道，用227个日夜，从蓝田开始，经三原、南京、上海、合阳、晋城、太谷、碛口、回到蓝田，再最终返回北京，先后完成全组10次大规模转场，足迹遍布京沪陕晋苏各地，最终完成拍摄，也可谓创造出电视剧拍摄史上的又一个传奇。此外，为了原汁原味地再现陕西关中农村生活，在正式开拍前，剧组便令所有主演提前近一个月进驻陕西农村，与村民同吃同住，切身体验农家生活，男演员在地里挥汗如雨，女演员在家里纺线织布，真正回到了男耕女织的日子。

作为主创的编剧，申捷也加入到体验生活的队伍中去，对于这段经历，他表示：“我非常爱《白鹿原》这个剧组，演员阵容都是顶尖的演技派，张嘉译为了拍摄这个戏，带着剧组去体验生活，我也去了，男演员赤膊下地割麦子，割了几个小时回来吃一口面，女的学习揉面，生火做饭纺纱，每个人都掉了快20斤肉，我后来实在吃不消，让人给我炒了小炒加餐。现在能做到这样的剧组真的不多了。”

4月6日，香港，关之琳亮相时尚品牌时装展。 □CFP 供图

秦升向足协申诉 希望缩短停赛期

据新华社上海4月6日电 近日，秦升以个人名义向足协提出申诉，希望足协缩短其为期半年的停赛期。在4月6日召开的联赛媒体例会上，中国足协新闻官黄诗薇对此进行了回应，表示足协已经收到材料，会按工作程序并负责任地进行处理。

此前有媒体报道称，秦升以个人名义向足协提出申诉，4月5日小长假后上班首日，足协并未收到秦升方面的申诉材料；相关人士表示秦升的申诉超过了足协规定的7日期限，将不予受理。

黄诗薇接受采访时表示：“目前纪律委员会工作已结束，仲裁委员会已经确认收到了秦升的申诉书，申诉是球员的选择，我们尊重球员正当权利。按照规定，仲裁委员会也会根据情况判断决定是否受理，中国足协也会本着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此事。”

针对有媒体报道说“足协相关人士认为秦升提出申诉时间逾期将不予受理”，记者6日从秦升代理律师王磊处获悉，目前秦升方面尚未收到足协明确的回复，如果足协方面确实认为这一申诉逾期，王磊律师表示这是不合情理的。

王磊律师告诉记者，3月24日，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在中国足球协会官网公布足纪字（2017）028号处罚决定书（即对秦升的处罚）。申诉人秦升不服该处罚决定，于2017年3月31日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，并将申诉材料通过EMS快递方式寄出，快递邮戳投递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。

王磊律师认为，根据《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工作准则》第六条第一项规定：“对纪律委员会做出的处罚决定不服而申请仲裁的，自处罚决定公布之日起7日内提出”；结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“期间”的规定：“期间开始的时和日，不计算在期间内”“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，诉讼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，不算过期”。则申诉人的申诉期限应从2017年3月25日起算，至2017年3月31日止。申诉人秦升与2017年3月31日将申诉材料通过EMS快递方式寄出，快递邮戳投递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，该时间未超过足协规定的7天申诉期限。

2017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将开赛

孙杨、傅园慧、叶诗文等出战

□记者 王磊 报道

本报讯 4月6日下午，2017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第13届全运会预赛新闻发布会在青岛体育中心举行。记者从组委会获悉，全国游泳冠军赛将于4月10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，孙杨、傅园慧、叶诗文等泳坛名将均会出战。

作为东道主的山东省游泳队将在本次比赛中派出55名运动员，参加全部42个项目的角逐。参赛总人数仅次于游泳传统强省浙江和广东之后，名列各省队第三位。此次冠军赛，山东省游泳队确立了“全力以赴，重点突破，多进人，多进项”的指导思想。辛鑫、杨浚瑄、季新杰等山东游泳队成员都具备冲击奖牌的实力。

《逆时营救》定档6月30日

杨幂霍建华老友变仇敌

□记者 陈巨慧 报道

本报讯 记者从片方获悉，电影《逆时营救》4月6日宣布定档6月30日，并曝光定档海报与预告片。这既是杨幂和霍建华继《仙剑奇侠传3》后再度合作，也是成龙首次担任科幻动作电影监制。

影片讲述了杨幂饰演的单亲妈妈，为救被霍建华绑架的儿子，不断返回1小时50分钟前。然而，每次的冒险返回都让事态变得更加复杂，杨幂和霍建华之间的动作对抗与智力角逐也将不断升级。

《逆时营救》专门请到成龙担任监制，杨幂和霍建华也在开拍前一个月就开始为动作戏做准备，每天都有高强度的体能与动作训练，在最终拍摄中也不断挑战高难度动作戏，打得相当过瘾。

责任编辑 刘君 连 载 电话：(0531)85193407 Email：liujun@dzwww.com

信仰就是永葆对世界的好奇——

草原动物园

□ 马伯庸

6

此时在夜空之上，稀薄的云层被晚风撕扯成一截截长条，像云质的粗麻绳，一圈圈挽在那一轮弯月的脖颈处，让它垂吊下来。月光摇摇晃晃，整个后院的色调介于苍白与晦暗之间，几处墓碑与房屋的边缘变得暧昧模糊，仿佛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。小孩子蹲坐在台阶上，用手心托起蜡烛，眼神始终盯着摇曳的烛火，这是整个后院唯一能让眼睛聚焦的东西。

这时，在墓碑之间的草丛里，钻出了一只灰色的老鼠。老鼠见到生人，立刻掉头逃走。小满的眼神里充满兴奋，他站起身来，举着蜡烛朝那边追去。很快老鼠钻入了后院一处篱笆后的库房，那里的窗下有一个因木料糟朽而破开的大洞，还未来得及修补。

小孩子也从这个洞钻进库房。这里摆满了教会的各种日用物资、食物以及一些印刷用的机械设备。箱子与箱子之间用一层层稻草垫子隔开，形成一个简易的迷宫。

老鼠不见踪影，小满一边高擎着蜡烛，一边用嘴发出像老鼠一样的啾啾声。他的唇舌熟练地蠕动着，仿佛真的通晓那些小兽的语言。老鼠听到这个声音，迟疑了片刻，然后在前方的通道停住了。

小满一边继续啾啾叫着，一边伸出手去，想去抓它灰色的毛皮。不料手一松，蜡烛跌落在了地上。

炽热的烛火立刻将附近的稻草点燃，呼啦一声，陡然形成了一圈火线。借助附近的稻草垫子，火头很快便燎燃了教会刚买来的一批硬纸板，接下来遭殃的是几十匹棉布、整整十捆麻线和一些衣物。这些东西都是绝佳的燃料，让火势更加凶猛。浓重的黑烟迅速笼罩了整个库房，吞噬着附近所有的东西。

不幸的是，柯罗威教士的放映设备恰好就存放在库房里。它的外包装是一个厚实的大木箱，搁在一堆切成巴掌大小的白桦原木之间——教会本来打算把这些木料加工成小巧的十字架饰品。当火势蔓延至此，十字木料率先被点燃，它们围住木箱，雀跃呐喊。火苗从箱子里的各处角落冒出头来，电影胶片率先毕毕剥剥地燃烧起来，那些胶片上的美妙图景一帧帧被烈焰吞没。随即，放映机的木质外壳、摇柄和镜头也在高温舔舐中扭曲、变形……

等到教堂里的人闻讯赶来，整个库房已经化为一片白地。柯罗威教士沮丧地发现，废墟中，放映机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，就像是一团乌黑的古怪木雕，完全不存在修复的可能，只能彻底报废。

小满侥幸逃生，他被愤怒的父亲揪住脖颈拎到院子中央，狠狠地用马鞭一下下抽打。孩子原地一动不动，每次马鞭呼啸着抽过来，他瘦弱的身躯下意识地一抖，嘴巴张合，却没发出任何惨叫。一条条触目惊心的鞭痕出现在他枯黄的皮肤上，还伴随着教士们听不懂的怒骂。

柯罗威教士不愿意见到这样的场面，他走过去，阻止了老毕的举动，怜惜地摸了摸小满的小脑袋，说这也许是天意，不必责罚这头迷途的小羔羊。

老毕跪倒在地，放声大哭起来。他只是一个穷苦的马车夫，根本没钱赔偿教会的这些损失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他的儿子扯着父亲的衣角，眼神始终是那么淡漠，既不惊恐，也不愤恨，仿佛这是一件与己无关的事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柯罗威教士只得跟总堂的人表示，放弃自己那一部分的赔偿。至于其他损失的物资该怎么补偿，就让教会和老毕之间协商好了，他还有自己的麻烦要操心。

这一个意外事故，让柯罗威教士的“华国祥计划”完全落空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柯罗威教士走遍了京城的娱乐场所，看是否能收购另外一台电影放映机，可惜没有一家愿意卖掉。他也咨询了几家商行，从美国购买新机器再运过来，至少要半年时间，这太长了，他不能等。

总堂的人很奇怪，对柯罗威教士说：“你只要像其他教士一样就可以了，这个放映机并不是非要不可。”柯罗威教士却固执地摇摇头，他的内心涌动着一股奇怪的执念——这一次的草原之行是上帝的大计划，没有电影放映机是不行的。

寻找生命的乐气——

游戏人间

□ 贾平凹

29

同伴忙制止我，悄声说，你这么个急切劲，卖主就会漫天要价的；越是想买，越是装作可买可不买的样子最好。进疆以来，我一直听同伴安排的，他的话或许正确。我将冰妃重新挂在了架上，但我却再不愿离开那里。年前，我居住的古城剿灭无证养狗，城南的广场上枪杀了上百条，轮到了一条栗色的，美丽非凡，竟使所有执法者都慈悲起来，不约而同地决定放生，就让一个郊区的农民牵走了。一百条狗中幸存下一条，这狗一定是什么神灵或魔鬼变的。我四处打问那个收留狗的郊区的农民，但终无音讯。如今我立在葡萄架下，在斑斑驳驳的阴影里，我与冰妃对视传情，那俊俏的脸有吃惊的神色，没有妖气而显露出一派幼稚和纯真。

同伴在呼喊着谁是卖主，大胡子的卖主却去做祈祷了。在远处的砖台前的太阳白光下，他和七八个人垂头在念叨着什么，一会儿匍匐在地，一会儿又站起——好久好久的时间了，才走过来，与同伴在说维语。双方似乎都说得不高兴起来，同伴过来拉了我就走。我不想离开，但我还是被强行拖走了。在拐弯处，同伴说人家要一千五，他给八百，无法成交，咱们去别处看看，说不定会有比这张更好的狐皮的。我们就往集市的南头走，又往东走和西走，果然就在东南角的一家帐篷里遇见雪姬了。雪姬也是极美艳的尤物，通体雪白，没一点儿杂色，我感觉里这一定是冰妃的姊妹。年轻的卖主很随和，他开价也是一千二，我们压价到八百，终以九百元买下，皆大欢喜。我把雪姬盘作一盘抱在怀里，我的口对着它的口，我意识到我是吃过蒜的，便偏过头去。依然要经过北口，偏要给冰妃的卖主瞧瞧。卖主说：多少钱呀？同伴说：同你的那条一个样吧，八百元！卖主并不生气，说，一样？你比比吧！把冰妃从架上取下来，两狐就在这一时间认识了。它们真是姊妹的缘分，长短不差，粗细难分，但一个呈雪色，一个则是青白，冰妃果然是比雪姬颜色要好的。这不免有些尴尬，似乎对不住冰妃了。但已经买了雪姬，就不能生出嫌弃心，我们就往外走，但我却一步一回头地看冰妃，甚至感到它在葡萄架下哭泣。太阳斜在了头后，自己踩着自己的影子，我真恨我；雪姬和冰妃都是在这里的，难道这姊妹就要从此分离吗？为一千元就可以失去它吗？那年在南方的某城，目睹过夜街上三三两两企盼着能被人选中的年轻妓女，曾感叹过自己若有巨资一定赎了她们发放回去，而如此纯美的尤物，竟要因一千元而失却恻隐心，让它孤零零悬挂在人市上吗？我终于停下步，说：“我还要买它！”同伴吃惊地说：“还要买？！”我说：“买！”语气坚决。我们就又返回来，再次交涉，以一千元得到了冰妃。我递过钱了，卖主把冰妃从葡萄架上卸下来，我先拎着它的脖子，又托在胳膊弯，一下一下抚摩茸茸的毛，一举一动非常稳实。夏末的阳光与树上的蝉声有着一种远意。

狐易于成妖，一般人都这么认为，当二狐随我来到西安，安置在床头的衣架上，朋友们皆惊羡着它们的美丽，却对于藏之卧室有恨恨声。人际间的怀疑、猜忌、争斗太多了，怎么看狐也是这般目光？它们姊妹是从西域来的，西域有佛，玄奘也去那里取经的；即使它们无佛意，一身的野性和率真，在这卑微而琐碎的都市里自有风流骚韵。我从此改它们姓为胡，二胡，依然称作妃与姬的，尊其高贵。每天的每天，我瞧着它们入睡，天明睁开第一眼就又看见了它们，心里充满无比的安定。就在这一个夜里，读罢了《西游记》，可笑了一回猪八戒，时时想回高老庄，便去弹起古琴，琴弦嘣地断了；又去弹琵琶，琵琶也是断了弦，就知道有了知己。

（连载完，有删节。）

1932年，东北沦陷，大批百姓背井离乡逃亡上海。共同逃难的归云与雁飞相依为命，却无奈分离。多年以后，当她们再次重逢时，归云成为庆禧班少爷的未婚妻，而雁飞则沦为百乐门的红牌舞女。人生道路虽不相同，但她们心中对侵略者的刻骨恨意从未改变。敬请关注明天开始连载的《三七年夏至》。